



鴈 雄 川 綉

XIU CHUAN XIONG YING

山東省公安厅編
山東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“跟蹤窮追”、“兩張車票”、“綉川雄鷹”三篇，都是寫我公安人員不怕任何困難，機智地捕獲逃犯和暗藏敵人的故事。



綉 川 雄 鷹

山東省公安厅編

※

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濟南經二路華利大書）

山東省書刊出版登記證齊出證出001號

山東新華印刷廠印刷 山東省新華書店發行

※

書號：3222

開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• 印張：1 • 字數：13,000

1960年3月第1版 1960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15,000

統一書號：T 10389 • 826

定 價：（5）0.09 元

目 录

跟踪穷追.....	1
两张车票.....	19
榜川雄座.....	27

跟踪穷追

一

市武装民警大队赵队长在办公室里来回走了几趟以后，就在办公桌斜对面坐着的两个民警面前站住了。然后严肃地说：“该犯曾连续三次越狱逃跑，第二次逃跑到蒙阴县安梯村，并伪造了户口落了户，在那里住了三年找上了老婆。每次逃跑后，总是不断的作案，因此第三次捕回后，判了十五年刑。”他停了一下，又在屋里来回走了一趟继续说：“张犯会说书、打拳卖艺，有时也卖膏药，活动范围很大，这次逃跑后，还不知要作多少案，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多大损失！”说到这里他皱着眉头拼命地吸着烟，又迈着小步来回走动。那两个民警知道赵队长还没说完，一动不动地坐着。

“根据我们的估计，该犯唯一能安身的地

方，就是蒙阴县的安梯村，你们可直接到那儿去，至于他的老家费县，我们再另派人去。怎么样，能完成任务吗？”说完，他坐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，等待着对方的回答。

“没有问题，我们保证把张犯捕回来！”那个青年民警站起来说着，一对乌黑的大眼睛，看了一下他身边的中年民警。中年民警站起来说：“困难不会没有，但是，我们一定会战胜它；如果张犯在蒙阴县，不管他鑽到什么地方，我们保证抓到他！”

赵队长看见他俩表现出坚定不移的胜利信心，高兴得笑了，然后拍着他俩的肩膀说：

“那个家伙很狡猾，你们不要硬追，要善于斗智才行！”

一九五八年五月的一个晚上，两个民警接受了任务，走出大队部办公室。他俩肩靠着肩，踏上被皎洁的月光映照得明晃晃的柏油马路，慢慢地走着。

“怎么样，小孙？”那中年民警问。

“没有问题！”青年民警干脆地回答。

“你怎么说没有问题？”

“你不是说过，我們一定战胜困难嗎？”
青年民警調皮地歪了一下头，又看了一下鑽出云彩的月亮。

中年民警再沒說什么，馬路上又靜下来。

这中年民警叫徐兆田，是淄博市民警大队二中队的指導員，今年三十五岁，身体很高大，走起路来一晃一晃的。脸上长滿了絡腮胡，尽管他整天刮，还能看出黑乎乎的胡子楂，他說話很干脆，但对任何問題，在沒有考虑成熟以前，輕易不发表意見。他会拉一手好二胡，也会說山东快書，每次晚会上，都少不了他的节目。

青年民警叫孙卽魯，是二中队的警士，二十三岁，工作热情很高，不管干什么工作，总是說“沒有問題”，因此，同志們給他起了一个綽号叫“沒有問題”。他父亲是一个靠說書吃飯的。他从十二岁就跟着父亲赶四集，学說書。一九五三年出来当民警，在业余时间，經常說書給同志們听。

二

五月二十五日，在臨朐汽車站上，从車上

下来两个说书的。这两个人的打扮和当地羣众一样，所不同的是中年人背着一个沉重的小包袱，手里提着一把二胡子，青年人背着一个半旧不新的小鼓，和一个鼓架。他们的车票是到蒙阴的，因为下雨，客车就在这里停下来了。这两个人就是徐兆田和孙即鲁。

天阴的乌黑，雨还不停的下着，人们的脸上都挂上了焦虑不安的神色。他俩比谁都着急，一会儿看看天，一会儿又到票房去问问什么时候开车。他们知道，雨不停，车是不能开的。两人商量了一下，吃了点饭，就把票退了，随后用雨布包着那个小包袱、二胡子和小鼓，在泥濘的公路上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间，向前摸索着。

雨越下越大，路越来越难走，他俩的腿越来越沉重了，仿佛拴上了一盘磨，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全身的力量。雨水从他俩的头顶流到脚跟，汗水也随着雨水往下流着，衣服贴得紧紧的，好象浑身绑满了绳子。

“怎么样，小孙？”徐兆田借着耀眼的闪电，看着孙即鲁那瘦小的身影，在吃力地向前

挪动着，就关心地问。

“没有问题”，小孙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和汗水又说：“我有一个月没洗澡了，本想完成任务后，回去好好的洗洗，真没想到这个任务提前完成了。”他又歪着头问徐兆田：“指导员，你怎么样？”

“没有问题！”

“哈哈……你也变成‘没有问题’了。”孙即鲁笑起来了。

快天亮了，雨慢慢的停下来，但刮起了西北风。他俩嘴唇都发了紫，蜷缩着身体，一步一步地向前走。

好不容易盼到天亮，他们到了蒙阴县的大柳树村，吃了早饭，一打听，离安梯还有一百一十里，他们又出发了。

夜间十一时左右，他俩到了安梯村。这个村是一个有六百余户的集镇，也是安梯乡党委的所在地。他们直接叫开乡党委机关的门，在乡党委机关住下来。这一宿，他们睡得很甜。

第二天负责接待他们的是一个三十岁上下的张同志。他俩把情况谈了谈，张同志告诉他

們：“前几天这里也接到县公安局的電話，說是張洪玉在濰博逃跑了，我們曾部署羣眾和治安保衛委員對張犯的老婆、親戚、朋友進行了監視。几天來，沒發現什麼，只是在四月十八那天，張犯的把兄弟于友桂，到沂南柴山廟會去過，據趕廟會的羣眾反映，他們那幫說書的和賣膏藥的，湊在一起喝了半天酒，不過沒聽說有張洪玉。”他們正在交談情況的時候，县公安局又來了電話說：“昨天晚上小李莊的供銷社，被人盜去二百餘元；大李莊的供銷社也被人盜去布、衣服等貨物 and 一百八十餘元的現金。這兩個地方相隔二十餘里，是否與逃犯張洪玉有關，值得研究。”

根據上述情況，他們決定從于友桂身上找線索。在黨委負責同志的幫助支持下，他們找到了安梯村的幾個幹部，對于友桂和張洪玉的情況，進行了詳細的了解，了解的情況是：于友桂和張犯的關係是很密切的，張犯第二次逃跑後，偽造證明，隱藏在于友桂家里，並給了于友桂不少的錢，于友桂也給張犯介紹了老婆，以後他們又在一起說書、賣藝、趕四集，

关系更加密切了。张犯被捕后，于友桂很害怕。但于友桂有几个弱点，是值得我們注意的：第一，他最喜欢奉承，只要向他說上几句好話，他就情头轉向；第二，他好贪小便宜，只要在經濟上对他有利的事，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。这也是张洪玉和他关系密切的一个主要原因。

徐兆田和孙即魯商量了一下，决定利用于友桂的弱点。

三

五月二十八日是安梯集。这一天，集上說書的除了于友桂以外，又來了徐兆田和孙即魯。孙即魯有节奏地敲着小鼓，說的評詞“水滸传”中的“武松大鬧十字坡”。他越說越有劲，小鼓敲的就越响，听众也越来越多，四周不断传来掌声和喝彩声。于友桂那边听書的人越来越少，特别是那些青年人好象故意拆他的台一样，沒听完一个回头，就去听“武松大鬧十字坡”了。这使于友桂很恼火，也很嫉妒，随着听众不断的减少，他的嫉妒心越来越

厉害了。后来于友桂看看在场的只剩了几个人，干脆就不说了，但他没有走，想看一看这两个人到底有多大本领。

徐兆田看到这种情况，心里暗暗高兴。

中午过后，人渐渐的少了，当他们收场子的时候，见于友桂还在那儿看他们。他俩对视了一下，就走到于友桂的面前。

“請問師傅貴姓！”徐兆田滿面笑容地問。小孫乘機遞給他一支香烟。

“你們是哪儿來的？”于友桂冷冷地反問。

“我們是從濟南來的，初次來到，不知師傅在此，沒有來得及拜訪，請多加包涵，今後還請師傅多多指教。”

于友桂看到这两个人对自己这样尊敬，一肚子气已经消了一半，也只好自己介绍说：

“我姓于，名友桂，住在本村东头。”

徐兆田也介绍了自己的名字和小孙的名字，并請他一起在飯店里吃了飯。这时于友桂的气也就全部消了。天黑后，于友桂見他倆不錯，就主动地邀請到他家里去住，准备明天一

同去赶小李庄集。

他俩到了于友桂家里，才知道他还有四个小孩，最大的不过十几岁，加上他老婆共六口人，全靠他说书维持生活。这时小孙又到饭馆里买了二斤馒头，给他的小孩吃。

第二天他们一起去赶小李庄集时，收入的钱，除了吃饭用去的，全部给了于友桂。这算是“拜师礼物”，于友桂感激万分。

这时徐兆田要求于友桂，和他“合夥”说书，于友桂就满口答应了。这一天中午过后，徐兆田听群众反映，于友桂因无钱，还有七十斤麦子没有买出来，就借给他七元钱买麦子。于友桂满口称赞不绝，对他俩的招待更加殷勤，一会儿给他俩打扫房子，一会儿又烧开水。

晚上，他俩又买了一点酒，和于友桂喝起来，一边喝一边谈，从说评词说到西河大鼓，从打拳卖艺，谈到“江湖英雄”等等。最后谈到这个地方说书的情况时，于友桂的话就多起来了，他说：“这个地方说书的不少，卖膏药卖针的也有几个，最近因赶柴山庙会，都到那个地方去了。”他俩又问起赶庙会的生意怎

样，于友桂又滔滔不绝地说开了：“柴山庙会很大，生意也很好，四月十八那天我去过，本想在那儿多住几天，挣几个钱，但待了不到半天，被几个人冲散了……。”被谁冲散了呢？为什么要散呢？他突然不说了。

徐兆田认为这里面一定有文章，又给他倒上了一杯酒，故意说：“是外地来了说书的，冲散了师傅的生意吧？这实在太不象话了！”

于友桂只是摇头，还是不說。这时小孙又说：

“于师傅恐怕是有怕人的事吧？不过，我们也不是外人呀！”于友桂听着话里有刺，恐怕散了这个对自己有利的“夥”，就醉薰薰地说：

“不瞒二位，那天我们都想作点好生意，但正好我的把兄弟，”他压低了声音：“张洪玉从淄博劳改队跑回来了，正在那个‘迎宾’饭馆喝着酒，从西边马路上来了五个骑脚踏车的人，把我们冲散了。后来一打听才知道那五个人是县农林局的。”

听到“张洪玉”三个字，他俩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。但于友桂没有发觉到这点，又说：

“张洪玉的家就在这个村，他老婆还是我给他

介紹的呢！”

“噢！原来是这么回事，他怎么不来家看一看呢？”徐兆田不在乎地問。

“他不敢回来，他現在……在什么地方，也……也很难說。”于友桂已經喝醉了，說話也不成句了。

这天晚上，他們就談到这儿。睡下后，徐兆田和孙即魯商議，除了进一步和党委联系，部署羣众，进行全面監視外，可和于友桂到沂南的一些集鎮上說書。

四

徐兆田、孙即魯和于友桂，来到临朐、蒙阴、平阴、沂南等县交界的集鎮上，一天、两天……一个集、两个集……時間象流水一样的过去了，然而綫索好象断了綫的风箏，再也找不到头了。徐兆田的絡腮胡，也长得烏黑了，整天皱着眉头，尽管和于友桂說起話来还是若无其事的一样，但可以清楚的看出他的眼角上，皺紋一天天多起来了，也一天比一天深了。

“难道张犯走远了嗎？为什么这几天連他

的把兄弟也沒遇到呢？是不是張犯知道了我們的行動，而逃走了呢？”徐兆田在激烈地考慮着，但他很快的就鎮靜下來：“我們的行動是趕集說書，並有于友桂領着，不會引起他們的懷疑。”

晚上休息時，他又把自己所考慮的事和孫帥魯研究了一下。

“是不是走錯了方向，跟在敵人屁股後面了？”小孫問。

徐兆田聽到小孫的話，一時沒說什麼，眯縫着眼睛想了一會，才忽然象想起了什麼一樣，剛要大聲說，机灵的小孫拉了他一把，他才想到他們和于友桂住在一個屋裡，隨着了一下睡得象死豬一樣的于友桂，小聲的對小孫說：“你說得很對，這四、五個縣的交界，就有三十多個集鎮，他們趕集是有規律的，很可能從一個頭向另一個頭轉，如果我們跟在他們後面，那就永遠也追不上，我們應該改變方向，來一個向後轉，迎頭去找，你看怎麼樣？”

“對！”小孫點着頭說。

第二天他們和于友桂商量：“咱們的生意

越往前走越不好，还是往回走吧！”于友桂同意了。他们回过头来，一连又赶了几个集，还是一无所获。

“怎么样，有没有问题？”徐兆田问小孙。

“我看问题不大，只是没有找遍。”小孙看了徐兆田一眼慢慢回答着。

“噢！没有问题又变成问题不大了。”徐兆田笑着说，从心里很满意这个小伙子。二十余天来，风里雨里，吃不上饭，睡不好觉，小孙还是笑容满面，精神焕发，没有丝毫害怕困难的表现。他看看小孙那一对红肿的眼，心里也起了爱怜的感情，就小声说：“完成任务以后，叫你睡上三天三夜。”

“你还说我呢，看看你自己，两个眼好象熟透了的桃子。”小孙说着，天真地笑了。

六月十八日，他们在柴山集上，碰上了一个勾鼻子模样的人，于友桂和他客套了几句以后，就将“勾鼻子”介绍给他俩说：“这是我们的江湖好汉吴师傅，叫吴祖山，外号勾鼻子。”说完他自己先笑了。徐兆田和孙即鲁几

乎是同时喊了一声“吴师傅！”于友桂说完了，又把他俩介绍给“勾鼻子”：“这是我最好的两个朋友，二十余天来，我们一直在一起说书，他叫徐兆田，他叫孙即鲁，都是说评词的，是从济南来的，今后我们又多了两个把兄弟了。”说完，得意地笑了。

“勾鼻子”一直在静静的听着于友桂的介绍，两只灰溜溜的小眼睛，不住地眨动着。当于友桂介绍完了以后，他微微的向他俩点了一下头，脸上掠过一丝笑容，但马上又阴沉下来，向前伸了一下脖子，鼻子显得更长了，仿佛要闻一闻他俩身上有什么味道一样。

小孙见他这个模样，差一点笑出来。

徐兆田虽然表面上没有什么表情，心里却想：“狡猾的家伙！以后要多加小心。”

于友桂又问：“鲁洪德哪儿去了？”他知道徐兆田他们不知道鲁洪德是谁，就对他俩说：“鲁洪德就是张洪玉，最近才改的名字。”

“勾鼻子”见于友桂介绍得那么清楚，吃了一惊，一面向他俩呖了呖嘴，鼻子也煽动了几下，一面又递给于友桂一双斜眼。于友桂会